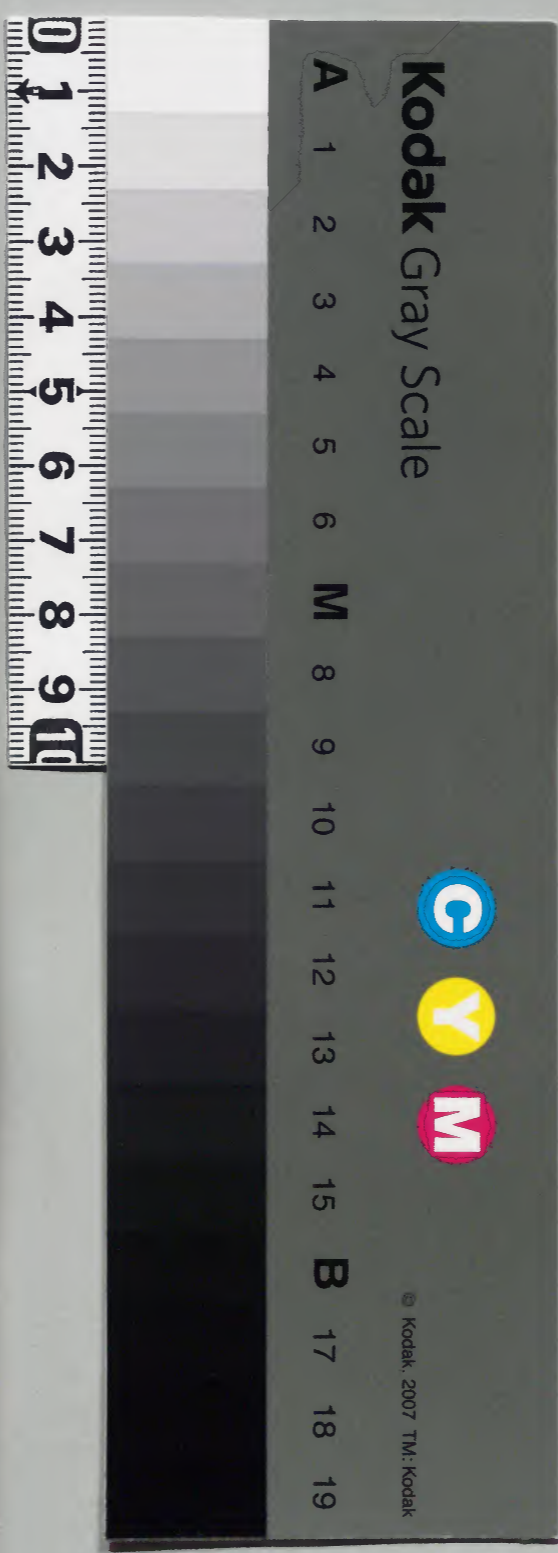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63
冊數	30 (1)
函號	284 10

284-10



康熙四十年重鐫

陳明卿先生評定

續編

王公行梓行

01-485

憲宗續通鑑綱目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

載諸經古今治亂之

蹟備史自昔帝王

續編

以人文化成天下未
始不資於經史焉我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
四書輯成大全綱常
之道粲然復明後有
作者不可尚已朕祇
承丕緒潛心經訓服
膺有年間閱歷代史

書舛雜浩繁不可殫
紀惟宋儒朱子因司
馬氏資治通鑑著爲
綱目權度精切筆削
謹嚴自周威烈王至
於五季治亂之蹟瞭
然如指諸掌蓋深有
得於孔子春秋之心

通鑑綱目

序

三

續編

法者也展玩之餘因
命儒臣重加校訂鋟
梓頒行顧宋元二代
之史迄無定本雖有
長編續編之作然采
擇不精是非頗謬槩
以朱子書法未能盡
合乃申勅儒臣發祕

閣之載籍叅國史之
本文一遵朱子凡例
編纂二史俾上接通
鑑綱目共爲一書始
於宋建隆庚申終於
元至正丁未凡四百
有八年總二十有七
卷名曰續資治通鑑

綱目而凡誅亂討逆
內夏外夷扶天理而
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亦庶幾得朱子
之意而可以羽翼乎
聖經仍命梓行嘉惠
天下於戲人不考古
無以證今觀是編者

足以鑒前代之是非
知後來之得失而因
以勸於爲善懲於爲
惡正道由是而明風
俗以之而厚所謂以
人文化成天下者有
不在茲乎用述其槩
冠於篇端以垂示無

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

才五白

谷以之而鳳凰麟以

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竊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
例治鑑之有綱目猶諸史之有春秋
所謂春秋乃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
中之經信不誣矣粵自春秋絕筆於
獲麟而子朱子作綱目以繼之綱目
訖書於五代而我

聖朝修宋元以續之世雖古今無古今

皆所以扶世教正人倫也胡文定之
傳春秋尹起莘之傳綱目又皆發明
蘊奧闡揚幽顯者也綱目既續發明
無續奚可乎哉予每究心遂忘其固
陋效顰爲之先參之以春秋次訂之
以綱目芻搜之於列史兼考之於羣
書探賾索隱微顯闡幽故凡先儒之
論斷足以發明者則因之不革此述
而不作之意也經傳之格言可以援
證者則采之不遺此信而好古之意
也玩四百餘年之事探二十七卷之
書積之期歲始克成編於戲綱目之
旨豈易言哉罔非君子窮理之至要
國家化民之大經而臣子檢身之楷範
也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書曰

敬敷五教在寬左氏曰君義臣行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禮曰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
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
有正綱目之意亦皆表正人倫焉爾
慨自胡元繼統而紀綱大壞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收弟
婦子烝父妾固不可一二舉我

太祖高皇帝既親作大誥以正人倫於前
憲宗純皇帝復命續綱目以正人倫於後
作述一轍也其間書法姑舉其合於
五倫者言之其曰稱皇帝廢周主弑
帝于南坡劫帝傳位正君臣之大防
也其曰廢郭后廢孟后正夫婦之大
防也其曰不朝重華宮稱疾不出及
后幸聚景園正父子之大防也其曰

矯詔立貴誠貶秦王廷美庚寅王暴卒正兄弟之大防也誤國之臣則書

死叛逆之臣則書死

如蔡京秦檜劉豫劉整丁大全

之類法文公書楊雄之旨盡忠之臣不

屈之臣則書國

如文天祥謝枋得家鉉翁之類

注文

公書陶潛之旨凡若此類未可悉陳

亦皆經史之大訓也愚也掇述臆見

則附章末雖微詞與義或未貫通然

於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內

夏外夷尊君討賊之義則未必無小

補云時

弘治丙辰歲春正月元宵日浙江後學

周禮再拜謹書

周顛再拜書

及前丙子歲春五月示宵日能政新學

蘇云却

夏於夷尊昏情類之義似未必無小

於於天聖盛人裕玉谷谷餘際當內

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孔子之春秋其要在於尊君父討亂
賊外夷狄內中國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朱子之綱目亦繼春秋之
絕筆而已我

憲宗皇帝渙發綸音續編綱目抑揚予奪
垂訓萬世是踵孔朱之故志也然春
秋賴胡文定作傳而其義明綱目得

尹起莘發明而其旨顯今續綱目二
紀于茲俾無尹氏之志者出於其間
則書法之意隱矣尚何以暴白於天
地之間哉此續發明不容於不作也
吾庠友靜軒周君德恭夙負竒才屢
薦場屋奈之何時運不齊霜蹄暫蹶
遂肥遯護國山莊囂囂然而著書躬
耕爲娛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也暇
日伏讀續綱目而貫通奧旨乃作發
明二十七卷藏于家予請而閱之皆
援引五經採摭諸子足以羽翼乎綱
常維持乎世教是誠有用之文章也
愚謂胡尹二子蓋嘗神交於數百年
之上焉否則奚能前後之志若合符
節邪予每勸之
進奏是書德恭力以好名爲拒嗚呼德

恭如此之才如此之志而使之流落
不偶滄海遺珠詎不然歟予竊錄

元藁

上進

明廷

孝宗皇帝深加歎賞方欲徵擢而

九重晏駕矣吁士君子之出處固如是

夫雖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聖賢之

心也孔孟不得行於其時政以此耳

君子疾沒世而名無稱焉德恭心孔

朱之心志胡尹之志而繼孔朱胡尹

之事殆與四子之制作並傳於千百

世而不朽矣天之所以屈德恭者得

非所以伸德恭哉予不敏敢明德恭

著述之心於無窮云

弘治乙丑仲夏望日

賜進士第南京工部郎中前行人司左司副餘杭仰儒拜手謹序

其所以申憲恭若乎不嫌難也憲恭世而不泯矣天之德以歸於恭昔明之專欲與四子之歸并並尊於千百宋之心志時年之志而繼其未時年之昏于宋或世而各無蘇焉憲恭必其心也其益不晉晉於其親如也其

續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

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

正史

或有闕略異同叅取宋長編元經世大英等書增入訂正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末以圈隔之或出某人曰以為別疑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

綱目於漢唐皆

然宋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

書如武德七年例

凡中國為正統夷狄不得紀元

遼金夏皆不紀

倣漢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

於宋年下

倣晉魏例

凡夷狄干統中國正統末絕猶繫之中

國及夷狄全有天下

謂元世祖

中國統絕

然後以統繫之其間書法間亦有異

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反叛之類

及中國有義兵起

即夷之於列國

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

如元明宗倣春秋王

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諸夷官名悉從簡畧其人名更改異

同者依其初稱及其本史為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

於正史者止稱史臣

以諸夷官各悉其簡畧其人各要如異

漢文綱
于說及于

以未備乎不列其不帝不顯

劉春焯王
收示開宗

明夷之效取國

之末
收泰謂

不非又進之然

收中綱亦詳其法

又中國有漢吳

然資以茲繫之其間書去問亦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萬

安等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纂續資治通鑑綱目

今已成書謹用繕寫裝潢進

呈臣輅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
昭累朝之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
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爲經中
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
諸家並作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
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而昧正
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
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
弗公况其前後抵牾予奪乖謬衆說
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
於

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
乎經書獨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不顯之誠

五福錫異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
不悖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
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讐
尚之

命錄之文梓

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
文教敷于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
衰法儒先之袞鉞大開兩局筆札給
命自之文辭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
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討論研磨詳其
大而畧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勦業
日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
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
竟訖籙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
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之關
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
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真起于渤
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于鄰壤亦爲
采摭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
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
地晦冥三綱旣淪九法亦斲第已成

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
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
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
俗

謨邁三年鬼方之伐

威加六月猷猷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

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整
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足以
盡古今之變仰承

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
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
成二十七卷之書上徹

經幃少塵

睿覽伏願

正大綱舉萬目隆

世道於亨嘉

興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於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臣商輅等謹上表

奉

勅纂脩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萬安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劉珣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臣王獻

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臣彭華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臣丘濬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左春坊左諭德臣黎淳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臣謝一夔

右春坊右諭德臣劉健

右春坊右諭德臣汪諧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程敏政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鄭環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羅璟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陸簡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瀚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林 訓 辭 文 林 順 引 林 鐵

吏部聽選監生張時泰謹

奏為

進呈書籍事臣聞經以載道史以記事
 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朱子法春秋
 以作綱目皆所以正名分扶世教蓋
 勸善懲惡之大法所存也臣竊觀趙
 宋自太祖以至幼主凡三百有餘年
 胡元自世祖以至順帝凡八十有餘

續編

續編

年宋有宋史而謬於是非元有元書而昧於得失國多僭偽之雜朝無正統之歸孝子忠臣有善而弗表亂臣賊子有惡而弗誅褒貶予奪卒無定論比之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大相懸絕矣所以綱目之續不能無待於

今日也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深知其然遂

命儒臣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以頒示天下一洗前人之陋習允成

昭代之全書其所以嘉惠臣民者至矣盡矣臣嘗再拜而伏讀之先味其綱次詳其目雖無三長之實願効一得之愚謹摘要條發揮奧旨理有合于經書者證之以經書事有符于前史

者質之以前史間附已意惟理是從
或爲君子而一行有虧則不隱其惡
或爲小人而一事可取則不沒其善
顯者微之幽者闡之亦猶尹起莘發
明朱子綱目之意也臣於此書研精
覃思十有餘年而始克成編總廿七
卷名之曰續資治通鑑綱目廣義今
已繕寫完備謹用

進呈伏念臣本草莽側微之士幸沐菁
莪樂育之

恩不愧麤疎欲圖補報蓋以集輕塵於
泰山納涓滴於滄海多見臣不知量
也然臣一念忠愛之誠則有非言語
文字之所能盡者况是書雖曰掇拾
見聞之一二不無少補

聖覽之萬一伏望

皇上弘

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

賜清覽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

以檢是書因書以酌是事善者取以

為法惡者用以為戒則臣之心為少

盡而臣之學為不負矣臣不勝懇悃

願効之至謹以所撰續資治通鑑綱

目廣義二十一卷具本親齋謹具

奏

聞

弘治元年八月十三日

進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張時泰所進書已收了着禮部知道

欽此

趁此

聖旨恭親王奏進書已刻了春甄時味旗

本日十五日奉

旨示奉八月十三日

關

奏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餘

杭縣儒學增廣生員援例冠帶臣周

禮謹以所撰續綱目發明二十七卷

上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四海熙熙身際文明之嘉運乾坤蕩

蕩躬逢制作之良時六合同春華夷

均戴蓋春秋寓予奪之公乃經世之
 典綱目寔傳心之要誠諸史之尊用
 續尹氏之發明竊附宋元之綱目極
 知僭踰無所逃誅昔我
 太宗文皇帝稟出類拔萃之資任繼天出
 治之責德威誕布文教聿興於六經
 既嘗表章獨二史乃未暇及是蓋有
 待於

憲宗純皇帝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知

中正齋莊

離照旁通

乾剛獨運

作之君作之師為羣生之共主繼其志
 述其事續

列聖之洪圖待士允邁於漢唐興學遠超
乎三代恭惟求善以如渴更羨立賢
之無方臣念作養之及十年荷

洪恩之廣博惜犬馬之庾三紀恥一藝
之無成然挾策屢盼棘闈才謏終遭
擯棄追思至德難報涓埃雖甲科乏
緣以登進則沒齒豈甘於無聞卽五
年披閱之勤劬明二代興亡之大畧

自慚側陋詎足敷揚臣待罪黷宮潛
心有日考綱目四百餘年之事玩編
年二十七卷之書探賸其義詳訂其
文遵類例而有予有奪定字義而或
貶或褒幽者顯微者彰遠法文公之
筆削善可法惡可戒近循尹氏之準
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人倫不至錯
亂是誠正名分以植綱常華夷不容

混淆實乃扶天理而遏人欲此皆悉
遵於凡例何敢少贅乎已私雖文辭
之欠謹嚴亦綱要之可採取敬進
九重之上仰祈

乙夜之觀伏願法其安戒其危而永保
列聖萬年之業取所長棄所短而俯鑒微
臣一得之愚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續資治通鑑綱
目發明一書隨表上

進以

聞

弘治十一年八月十日浙江杭州府
餘杭縣儒學增廣生員援例冠帶臣
周禮謹上表

周顯靖土夷
箱共總憲學館員對國
九
甲
乙
目
聖
續資治通鑑綱目總目

目發門一書訓奉土

第一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

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第二卷

凡二十三年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盡丁酉宋

太宗至道三年

第三卷

凡二十五年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盡壬戌宋

真宗乾興元年

第四卷

凡二十一年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盡癸未宋

仁宗慶曆三年

第五卷

凡二十年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盡癸卯宋

仁宗嘉祐八年

第六卷

凡八年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盡辛亥宋

神宗熙寧四年

第七卷

凡三十四年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盡乙丑宋

神宗元豐八年

第八卷

凡一十五年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盡庚辰宋

哲宗元符三年

第九卷

凡一十四年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

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第十卷

凡一十一年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

徽宗宣政七年

第十一卷

凡二年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盡丁未宋

高宗建炎元年

第十二卷

凡三年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

高宗建炎四年

第十三卷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

高宗紹興七年

第十四卷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

高宗紹興十五年

第十五卷

凡一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十六卷

凡二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巳酉宋

孝宗淳熙十六年

第十七卷

凡一十八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

寧宗開禧三年

第十八卷

凡一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

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十九卷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

理宗紹定六年

第二十卷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

理宗寶祐六年

第二十一卷

凡三十六年

起巳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

度宗咸淳十年

第二十二卷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昀德祐元年盡己卯宋

帝昀祥興二年

第二十三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第二十四卷

凡一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年盡辛亥元

武宗至大四年

第二十五卷

凡一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

文宗天曆二年

第二十六卷

凡二十三年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

順帝至正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凡一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起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凡一十五年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

元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凡十五年

庚申

元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申

元年

主孟和廣政二十三

劉鋹大寶三

元年

孝和帝劉鈞天會五

宗李景十八年

〇

是歲周亡宋代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

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

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匡胤涿州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下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

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讜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

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拔已露刃、
 列庭、曰諸將無主、願開太尉為皇帝、匡胤未
 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
 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
 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
 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
 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贖也、皆應曰、諾、遂
 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
 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
 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
 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
 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遙遽而歸、謀帥眾
 禦上、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策、未及開

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
 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
 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
 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
 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
 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
 代禮、召百官至、曠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
 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
 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
 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
 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因號
 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
 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胤用戊華山隱士陳搏

宋太祖建隆元年

三

續編

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發明

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

書之明其正也。自漢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于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

往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于子而不傳於賢，然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于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

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

主而畧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為周主，而畧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為周

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

子于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

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不敬瑭等耳。故綱目特

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諸臣為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

害，故以全節子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

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即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臣故備論

之

廣義

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
言為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篡
唐而為晉劉鄩篡晉而為漢郭威篡漢而
為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
威篡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
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主贊為湘陰公吾
知匡胤之意以為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
晉漢之篡晉亦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
爾吾何為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弊而無
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
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為君而廢之也耶嗚
呼匡胤稱尊號廢少主與周太祖郭威如
出一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

之心見利忘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胤高
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獨何得不
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即退漢師厥功茂
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胤父馬軍副指
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
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弘殷乃得
入觀此則知匡胤君臣之義根于胸中牢
不可破雖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
塞淵不改前轍托孤于周不亦美乎或曰
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戎虜奴隸黥徒
皆得為君匡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
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
行王道而為天下之義主也匡胤義主也
奚可罪哉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

太祖心事
見于杜曰
言

有非義所謂王道哉故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况乘其主之
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
事始於靡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義趙普耳
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
心如石之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也今焉
彼眾得以善其謀者豈非平日闡知其素
志之有在邪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天
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祖篡國之心不
在于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去年周主殂
而幼子即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則匡胤
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
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既殂
嗣君亦幼故其朵頤之勢突然以與彼一

杯守義

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
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

名者守

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
此相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

曰恭帝

幼君也匡胤雖賢臣也臣廢其
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為萬世之聖豈以伐

紂為非

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
王之聖使恭帝暴于商紂匡胤聖于武王

亦終犯

半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
胤不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

陽之薇

而苦于姬周之粟也綱目開卷第
一義而于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

矣曰宋

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
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迹雖同而修德

皇極經世

卷之

宋太祖建隆元年

六

續論

先旌死節
次獎翊戴
培養四百
年忠義之
氣任此

則異故也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宋
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發明

韓通心乎周室闔門遇害乃宋主之
仇讐曷為贈之以官蓋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宋之贈通由其良心不昧惕然於
中不可掩匿故耳通如有靈安肯受非義
之贈乎當時范質等偷生賣國苟焉無恥
抑不知贈通之時詎無汗顏警惕耶然不

曰贈韓通而曰周
終為周因以愧宋之

者所以美通始
爾其旨嚴哉

廣義

抑考韓通江州
為水路都部署
食周粟者也一以
忠干載之下是非
韓而鄙

趙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
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
虞侯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
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

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八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羞惡之心八皆有之石守信等雖宋主舊將然與臣胤皆北面事周均饗

爵祿彼臣而我亦臣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守信等俛首事賊略不知恥反效走狗驅馳以搏狡兔既竊周鼎恬然受賞自以為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代殊不知由君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墻間歸而驕其妻妾者乎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之後
賦
有次符

宋遣使分賑諸州

發明

五代之季共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為君者但知般樂怠傲之榮為臣者

但知富國強兵之術求其郵民瘼者寥寥無聞周自世宗旣為賢辟然且征伐四鄰骨肉糜爛境內蒼生未盡周郵於乎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則其郵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

密直學士 光義即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眇為億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

值海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

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與之道矣五代世綱目未嘗書而此特書者其所以予之者誠在是焉傳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其繼志述事而以達孝稱之宋主立太廟帝祖考五代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其天子之規模已具宜其中天下而立以定四海之民歟也

廣義

考之分註竇儀等議立四親廟者何其不經之甚邪蓋凡有天下者必立始祖之廟故文武之興乃以后稷為始祖而后稷必有廟也臣又嘗考宣王時合祫

毀二十餘廟况天子七廟諸侯六大夫三
適士二官師一是以先王制禮正以別嫌
疑抑僭偏夫惟尊卑名分不同故尊祖敬
宗亦異今儀等議立四親廟則其所尊者
乃在諸侯之下大夫之上其諸謂之何哉
又曰五年一禘似矣殊不知禘祭必有其
所既無始祖之廟則以何者為行禮之地
邪且王者之禘必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太
祖配之也然則高曾祖考者特臣庶之分
耳豈王者親本之深義哉故後來程子嘗
尊始祖于廟朱子頗覺有僭所以止尊三
代及考而不及始祖者其意亦為此也意
儀等當宋祖維新之日而事之
以叔絲蕞之禮不亦陋哉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
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
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
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發明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綱
目特筆予之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
謁孔子祠拜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
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分註言其增葺祠
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以見天理
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
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
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

正位木皮
論月即親
臨學宮
理學甲於
前代也

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
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
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
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
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
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
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
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甫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

密使

質加侍中溥司空仁甫右僕射俱平章事如
故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
樞密使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
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
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
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
誌宋主從之坐

論之禮遂廢

發明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孟軻氏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
不若人何若人有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
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矣矧與宋主

論禮廢
承文絕

宋太祖建隆元年

上

續編

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
偷生賣國忍耻事讐四容迎降賣國販易
尹氏論馮道曰浮沉取斥貶責不使之得
人主如斯人者周當廢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
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
於人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耻宋主
亦無耻者矣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耻
為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直書於策交譏之也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發明

春秋桓二年紀侯朝魯傳曰桓弟弑

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宋主
廢君篡國乃亂賊耳當時列國不能修連
帥之職移傲天下聲罪致討庶幾君臣大
義不致廢墜不能以此自明却乃二國連
衡來賀即位果何義乎故綱目變文直書
遣使如宋而不曰來賀所以正其本耳此
綱目所以作也不然則亂臣賊子將肆其
慾而無禁矣

南漢主鋹殺其弟桂王璇興

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
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

然遂殺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發明

兄弟閹牆詩人所刺况手刃同氣者乎甚哉劉銀昏惑之救至是極矣前

書南漢王晟殺其弟八人此書南漢主銀殺其弟璇與是何作述之一轍耶銀惑宦者陳延壽之言遂殺其弟噫銀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則其餘凶虐抑又不可言可知也雖欲長守其國烏可得哉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

宋遣兵擊之

忠至表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尉太州，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臘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也。」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大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

通鑑綱目

卷之

一宋太祖建隆元年

三

綱目

計之上也。筠不能用，非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

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昔郭威篡周，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舉兵徐州，綱目義之。故夫書周昭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起兵，所以見其不肯事讐。書伐宋

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之詞，是以數日城陷，焚歿，遂以次節書之也。然李筠前史皆以賊反為文，至宋則以討筠為說，於戲安有篡國之賊反為正而討賊之人反為逆耶？謬妄甚矣。然則欲知李筠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大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忠義而科宋祖篡周之罪也。嗚呼，嚴矣。

五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隱三年日食，傳曰：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

宗人君之表而有日食之災咎象也克謹
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
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
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然當時天下未
一民罹塗炭未篡周國則是臣子背君父
南漢寵宦官則是政權在臣下北漢引契
丹伐宋則是夷狄侵中國由是胡氏之言
可驗而變不虛生
信矣故併及之

○宋主以其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宋遷周
六廟于洛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

死節 李筠歿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
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
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
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
全義帥敢歿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
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搥擊
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
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
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
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發明 春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傳曰圍者
纒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

之途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而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歿則其始終狗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兵子倡義此書歿之子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歿固無所議宋主寧無少愧乎

廣義

嗚呼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

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歿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於是乎

秋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

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先是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眾至是晉川鈐轄荆罕儒復率眾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發明

春秋兵伐之例曰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詞也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滅宋將荆罕儒潛興師旅攻漢汾州意以此舉成功必希重賞殊不知反為漢襲

兵敗身亡果何益乎故書襲書不克以譏之然罕儒戰歿亦能忠於王事曷為削而不書蓋罕儒既無上之所命又無詞之可執不過鼠竊狗偷利人土地耳綱目貴義不貴功其削而不書者既以為輕慮淺謀之戒又以為利人土地之鑒焉其旨嚴矣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

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歿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行潞陰結筠守珣素識

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口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汎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歿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史臣曰韓通歿於宋宋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

成此節
通鑑綱目

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
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
嘗臣唐晉漢矣曰
智氏之豫讓非歟

發明

嘗以李筠李重進之事論之二人皆
為周之臣子彼節度而此亦節度也
何為李筠則直書起兵重進則書謀起兵
及其死也俱焚於火何為一書歿之一書
焚歿蓋謀者欲為而未果之詞誅心也李
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畧無猶豫重進惑
鐵券之賜將圖朝宋左右沮之疑而未決
又自以周室懿親不得全則其拒宋乃
不得已非如筠之斷耳故書謀起兵拒
宋則欲為未果之性可知書自焚死則仗
節死義之心不篤然按諸偷生賣國者則
又異焉宋兩加兵不曰討而曰擊者宋乃
亂賊不與其討也此綱目子重進而
未盡予之意也此二李是非之斷也

廣義

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
親也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
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何邪蓋李筠
雖藩臣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親蓋嘗臣
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既臣于
宋則是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邪
故豫讓有曰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若重進者是誠二其心者其心
既二惡在其為忠周哉君子觀綱目備載
李筠重進之事則二人之是非蓋可知矣

史論不亦過乎

唐王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命諸軍襲戰艦于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發明

自周室不綱諸侯放恣弒君篡國習以成風桓公弒逆而諸侯朝之卒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罪致討此春秋所由作也宋主篡位一年于茲而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但見唐與吳越來賀即位而又遣子朝于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

何益之有宋主前因李重進起兵厚賜翟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并令二兇竝作分

我兵勢以葦爾藩鎮懼力弗及况列國乎唐主苟能聲大義於天下連合諸侯併兵

伐宋宋必見滅而徒偷安忍恥阿諛苟容曾是以為保邦之道乎是知滅六國者六

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

噫六國既誤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惜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

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懦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歿于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發明 舉號斥名狄之也然夷狄殺其叔父

安可濫及無辜哉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

訓直書殺叔父其惡見矣於分註則稱追

謚章肅皇帝於綱目則削而不書是蓋不

予夷狄僭稱中國帝王之號耳貴華賤夷

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

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立明矣宋主曰非

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

入翰林宋主嘗召儀帥制至苑門儀見宋主

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

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

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

近臣未嘗不冠帶

發明 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

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犢矣竇儀

周朝之臣曩因滁州之物不以應命是則

宋主重而用之者竇基於此焉儀射一時

宋太祖建隆元年

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切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恥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命者在自為之不汝禁也

發明

漢武微行綱目譏之宋主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一夫不逞包藏禍心其危豈不甚哉有天命者在汝為之則誤矣厥後徽宗數為微行其源蓋出於此源潔則流清詎不信然書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辛未

建隆二年

○

是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

重農

食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
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
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
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
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
之即遣使諸州分
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

自五代亂離以來王政之不行未有
疎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
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
勤卹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剗革宿弊此
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
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之謂也

唐徙都洪州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
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覩中
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
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
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
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通鑑綱目

宋太祖建隆二年

三

續編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普書於紙尾

杜氏知微周之失而不知次傳之召亂

著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列

廣義 大抵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豈堯舜之得已哉以朱均無舜禹之賢故也使

朱舜而均禹焉則傳賢之事不聞於後世不然則禹之傳子何萬世而無弊耶然則有天下者自堯舜傳賢之外無有出於傳子之為正也彼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此宣公所以成宋亂也趙宋之事幾矣或曰莊公之弑殤公是猶子之弑諸父也其為亂宜矣厥後宋之太宗非有莊公之不道是何會比於是哉曰不然殤公見弑於莊公德昭歟由于匡義雖曰下之弑上上之殺下跡雖不同同一不仁之心也非亂而

何今杜氏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所以亡者非幼君也由乎托孤之匪人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尚公則宗訓雖幼宋主烏敢朶願其湯哉且杜氏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之德昭似矣假如太祖二十年光義亦二十年而光美亦如之然後傳至德昭則德昭至是已七十餘矣焉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乎杜氏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為此厲階之說耳况夫夫歿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哉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杜氏當曰周主幼而無輔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于德昭吾屬匡義以輔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庶乎其可也不此之慮而卒陷其子于魯桓之惡悲夫且自古國之所以所以亡者豈皆幼如耶借曰國君雖長而不賢亦終必凶而已矣惡在其為幼君哉杜氏之說謬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

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親御木豈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

不動聲色
而重權已
解人俱服
其妙用然
使宋祖有
此心置腹
誠何用

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
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
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節度使之榮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
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
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
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
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
不及此惟陛下言殺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
積金錢厚自娛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
不釋去兵權出十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
子孫立永遠不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
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
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肉
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
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
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
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發明

罷典禁兵之事呂氏以為罷之當理
愚獨以為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

而叛君其心惴惴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已
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將之秩於乎既疑
於此曷不謹於彼耶考之分註宋主詰守
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亦有是病况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一夫異議耶昔秦政得讖云亡秦者胡也乃役天下之民以築萬里長城未幾卒亡於胡亥唐皇得讖云女主昌民間乃聚在廷之臣以殺無辜之將未幾終亂於武氏蓋由國政不脩猜忌甚謹人心既離天命亦去然則猜忌者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云爾不然綱目何以不書石守信等罷典禁兵而書宋罷其義可見後之論此者當以分註為按以綱目為斷則是非明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

宋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上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出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宋王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柁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人嚮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發明

按分註孫行友繕甲兵將棄其柁還據山寨以叛則行友不為無罪綱目

書此若無罪然者何也正其本耳宋上篡國是亦亂臣自己昏昏安能使人昭昭故不以討罪例予之况行友周之臣子雖不能為周報讐然能謀亂其志可尚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故恕之恕行友則所以罪宋主也其旨嚴矣

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卒于南都太子煜時畱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璠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紀一 三

疆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沙門木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至宋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發明

入者外之之辭不曰來貢而曰入貢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也中國典

王夷狄必預知之周公制禮作樂而外夷重譯來獻自雉曰中國有聖人今而宋在得國女真沙門相繼入貢則其與王之道成混一之勢見矣雖然盛之極者衰之漸泰之際者否之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厥後女真亂華率為宋患故綱目於女真入貢必謹而書之以為履霜堅冰之戒爾

壬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春正月宋廣東京

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太祖建隆三年 續編

殿今可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
左右曰不台此如我橋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發明

宋廣東京城曷為書見役民為重事也宋主得國之初天下未一民心未

寧正宜恭儉脩身以示天下城之廣否何
預焉唐虞士階三尺茅茨不剪禹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古之聖人恭儉如是而萬
國咸寧四夷賓服豈以廣城池脩宮殿然
後光耀前王哉其識趣卑陋甚矣厥後真
徽之世土木大興實宋主啓之也形端影
正詎不信然故綱
目特書以深譏之

廣義

分注載宋主曰此如我心若有私曲
人皆見之臣謂其負周世宗者何曲

如之謂人之不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
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發明

後唐明宗初令百官轉對綱目美之
然則常參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

始於此夫以宋主立國規模盡善則其
混一天下也宜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觀綱目其載此條則知宋主急於求
治之切然曰初者予以見自此以前

無有此美而五代
之政不足言矣

北漢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發明

慎刑法恤民命王者之盛心也是以刑之詞昔唐

太宗命臣下三覆五覆之奏先儒美之觀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當如是耶至哉言乎誠不為之量天地之心也較之諸侯徒專於宮中以美之豈可同日語哉故綱目直書以美之

廣義

此其重民命而即帝舜之意也文無美辭而美在

宋禁民火葬

發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

於厚之意焉蓋衣衾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侵膚則是葬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何為以父母之身措烈焰之獨無惻怛乎敗俗棄禮莫此為甚直書曰禁乃深予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雷從効卒牙將陳洪進

執其子紹鎡歸于唐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從効卒子紹鎡典畱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
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

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

發明 唐季以來藩鎮跋扈至五代而其禍
極矣往往欺孤制弱遞相推讓習以

成風恬不之懼朝廷因而授之罔敢誰何
以致率無紀律名分大壞誠王法之所必
誅也陳洪進循其故轍執其畱後唐不能
討可勝惜哉故備書于策所以譏當時因
襲之弊耳於洪進乎何誅

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朴恭
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
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
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
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棗州以拒非敵又以郭
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
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周回買
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
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慕。歿力使為問，謀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廣義

分注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克國擅道，濟李靖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

王業其無與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人。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

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廣義

大抵趙普輔太祖，以與王業其利澤及人之功，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涪陵之寃，受金取木之辜，曾謂管仲有之乎？考亭朱子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宜有以與過美之辭也。不然孔子於昭公之事，何直受其過而不辭哉。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發明

宋主自篡位斥書名厥後止書宋主而已至是遷鄭王曷為斥名遷故主也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宋主之於宗訓則臣也宗訓之於宋主則君也雖已篡位名分猶存綱目必斥其名者所以扶三綱正名分其旨切哉然宗訓曷為不書故周王已失其國故特貶之綱目權衡審矣垂法嚴矣

廣義

嗚呼宋主篡周以來其故主若樊籠之鳥何能為哉雖不遷可也今既奪其國又遷其主果何道乎綱目書曰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以見匡胤宗訓若塗人其君臣之道於是乎絕而世變一至於此亦可悲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保融子也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

宋

蜀主鑄鐵錢征逋稅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遊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發明

節用愛人爲國先務，蜀主因用度不足，鑄鐵錢征逋稅，則其汲汲然惟務漁奪民財，損下益上之心甚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或以爲蜀地褊小，故用不周，然漢高帝起蜀而得天下，諸葛亮治蜀而圖中原，當時且

耕且戰軍餉不之未嘗有國用不足之憂
或又以爲蜀地福小不能與王然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
人至患不行仁政耳樞小何嫌原其心不
過費出無經以致用度不足苟欲征之於
民曷若反之於已胡爲剝民之若是邪譬
猶割肉以克腹腹飽而身斃其能久乎綱
目揭而書之以爲後世驕奢者戒垂法深
矣

慶議

田淳乃梟之龍逢比干也有臣
如此而不能用於雖欲不亡得乎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爲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
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宥告彥真通先朝李
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
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
以托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
托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邦政皆
稟托而後行

發明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爲闈寺所誤
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

極矣南漢立闈闈八手權彥真讒殺忠良
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蟲賊故綱目不曰
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之人誅之
也夫以南漢主旣知彥真之罪而殺之則

必悉屏元惡肅清宮闈可也夫何因在席
之愛南誅彥真卽用李托且又以爲丙太
師一邦之政悉真行之則是一彥真初誅
而一彥真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
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
爾比而觀之其誰自見

癸亥 興德元年 國一鎮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

事

五代諸侯疆盛朝死不能制每移鎮受伐先
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
初異姓王及宰相卽若不下數十人宋主用
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

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

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

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往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
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
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
民困于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
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
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

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藩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鬻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官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夜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候保寅還遂開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延釗而率親軍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

發明

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有罪也文表跋扈不臣據潭以叛正王法之所不赦蓋人人之所共誅保權不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能脩連帥之職宋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誅以予之然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道乘勢襲之不過利人土地豈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

宋太祖乾德元年

三

續編

冲據有荆南弗克守 兪生迎降不為無
罪故書以荆南降可見 荆南之力猶可敵
宋而繼冲自降之也
其義深切著明矣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 逆戰敗走延釗遂

人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于朗 權牙將張從富
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 進不止懼為所
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 遣使
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 遣使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 人今左右分略
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 者入城言彼擒

者為宋師所略聞者皆 遂潰延釗因長驅
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繼 之其大將汪端幼
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 僧寺中處耘遣馬
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 宋主釋其罪以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江 擁眾寇掠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 監一縣二十六宋
主以戶部侍郎呂 餘慶權知潭州

發明

誅亂討逆固王者 之本心與滅繼絕
乃仁人之素志也 表陵蔑其主宋國
與師討之義也今既 惡授首是宜撫慰
班師襲執保權此何 邪不過假公營私
詐力以利人土地惡 尚哉然則保權獨
無罪歟春秋傳曰凡 敗書滅書人而以

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
國君歿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恥焉虜
甚矣故夫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惡延釗
也以歸者貶而絕之之詞罪係權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
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
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
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
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改置二員又令節

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
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

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
州事止符彥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

國之大者也宋之
興也普有力焉

宋行應天歷

王村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制
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
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

通鑑綱目 卷之六十一 宋太祖乾德元年 續編

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還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衆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廣義

抑觀洪進漢思之副漢思洪進之主君矣唐王置而不問其不綱孰甚焉出是觀之則知南唐之祚蓋已移于此豈待曹彬師臨而後知哉有國者權不可下移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發明

綱目於宋主謁文廟則書視謁武廟而取天不故白起之殺已降因為因襲之弊其罪亦不可勝言者昔唐德宗詔韋白

起廟贈兵部尚書君子譏之宋主斥其惡毀其像廟中淫滑亦明矣其與葺廟贈爵者詎不十百千萬之異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繼等謀逆伏誅辭連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繼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妾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悲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或非其罪國人憐之

發明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識之關者則弗及也段常北漢大臣初無過舉曷為殺之因寵姬之姻戚譖愬故耳于戲在席之愛雖微其蠹政妨賢有不可得而已者北漢當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舉賢黜姦卹民保境尚恐弗逮無故信讒殺其大臣是可謂得計乎哉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一以明段常之無罪又以譏北漢之失政刑也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發明

詞

師入境曰侵取者收奪之名皆譏也王者之師禁暴誅亂而已宋興師以入鄰國之境恣行屠掠攻取無名之樂平不契冊則在中國則罪若救李

廣義 春秋于夷狄禦之云乎豈曰侵之云乎漢無罪而遽與中國之師非義也漢之由不過憾其與李筠之會師耳故書曰侵者其亦不滿于宋云

宋殺其殿前

都虞侯張瓊

初宋主為弩矢死而前都虞侯帝萬人非防禦使時幸于宋主

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

福宋主召瓊而訊之不伏宋主怒卿即奮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

恤其家

宋祖為微
行以同奈
有請矣于
之素曾
心其
之忠

發明

浸潤之譖庸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矣可謂遠也已矣瓊乃宋主之

舊將身

履艱險死而復蘇其致身事國之

心宋主

之所預知而不可泯沒者是當以

殊遇加

之不容浮言播奪可也夫何惑軍

拔之譖

嫁以非法受抑而死果何謂哉蓋

由宋主

心中無主因物有遷云爾明哲之

君寧如

是耶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義自見

矣

矣

廣義

無不去張瓊之官者所以表瓊之

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

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

朝議以延釗宿將贊其過止罪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

發明

處耘之貶曷為削去其官原情也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

不顧羣議固不能無擅輒之責故削其官

然與慕容延釗不協朝廷贊延釗而貶處

耘則亦非公議矣故雖削去其官而不書有罪又所以罪宋主也

北漢以契州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日汝輩謹奉法

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按自西山詰
沐誣訟進不法事宋上詰知其情送進令殺
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
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
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
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綱目前書契丹以晉

尹氏譏其聽命夷狄進退皆出于契丹耳
至是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則是北漢
挾憤而為之相率驅禽獸以人人國其惡
甚焉郭進書救善之也善郭進則罪北
矣

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北漢以

郭無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
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
顯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
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
之

發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固為國之急務
而遠佞人亦為國之急務也北漢主
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可謂有戒謹恐懼
之心矣然于用人則多失焉無為乃抱腹

山人不學無術而遽任以宰相之職成湯
立賢無方未聞若此厥後弑君亂國皆其
所啓故綱目直書以郭無爲同平章
事志亂始也其謹于微之意深矣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
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
亦嘗言于世宗以爲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
兵宋主^私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
天長
令

發明 鄭起楊徽之仕周也一爲御史一爲
拾遺職既許君責當言路見宋主典

禁兵一貽書范質一嘗告世宗可謂有知
人之明而盡忠乃事者矣宋主篡周既不
能死節必求其次肥遯丘園不臣于宋固
其分也夫何貪位慕祿悅首事讐可謂智
乎宋主旣憾二人當以直報怨因其不職
而明正黜之庶幾合義今計宿憤而黜爲
縣令宋主亦少包荒之量
矣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廣義 嗚呼鄭起楊徽之乃貪位無識之不
人也旣忌太祖于周又臣太祖于宋
幸而太祖不以他事殺之
殺之則亦已矣更何辭哉

宋折德泉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

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

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
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
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
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
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
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契
丹主亦厚禮之

溪州蠻附於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
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
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
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
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
都誓主以鏡之謂之誓下州

乾德二年○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

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
小悉咨決焉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
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
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
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

直監綱目 卷之十一 宋太祖乾德二年 續編

退 進 覽

晉書商畧
大事

輕視太原
宋祚卒見
通于北虜
後人不無
遺恨

邊而賢

不可奪
臣事君
宜法
聖度

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淡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幸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亦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宋

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

萬騎來援，
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
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
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
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
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拆班宣
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
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衙降宰相，

月俸雜給半之，
未欲與普齊也。

發明

居正餘慶故周之鳴臬，宋主乃悅其
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于盜，采直

筆書之失
自見矣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
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
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
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
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
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

用得其人
不煩兵甲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墜捷如
援徠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
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
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廣義

因其才而治其地太祖
可謂行所無事之智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
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
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

置榷貨務
置榷貨務及沿江商旅入金帛京
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宗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
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
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
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
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
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惜然莫以為慮至是始
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宋既克郴得南
漢內侍餘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

通鑑綱目

宋太祖乾德二年

九

續編

主作燒爇剝削乃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
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
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
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
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
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
宴^{主德}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
此^{主德}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遠也

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衷卒

德衷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宋
主以其子術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
襲

宋范質卒

質遺命其子勿請蓋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
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由
質右者但欠世宗
一死為可惜爾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卒書官書爵其不書
者則貶之范質事宋忠清公亮今而
削去其官如布衣然何歟曰質之失節先
儒固已交譏之矣宋主弟光義亦嘗稱其
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嗚呼質之浮沈
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宋當
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
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至于如此豈有一

質亦自知
為清議不
亦
尤義已為
勅碑立
矣

人臣歷仕二姓三君尚可齒于人乎故綱
目特削其官以示貶厥後竇儀趙普卒而
削去其官義
與此同耳

廣義

范質者周宰相也不能死君而又悉
事二姓其不逮韓通遠矣故綱目于
其去官而特書宋
書卒者惡之也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

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
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

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
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
功何以寒時論莫若通好以生事為建功并門令發兵南下
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
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
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
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
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
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
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
治第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
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
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六師大捷昭遠等皆如意白方諸葛亮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宋師非義曷為書伐蜀有罪也夫以力服人者霸霸必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蜀以區區一隅君驕臣誦政事非離不能修德以保邦却乃興師以挑敵一過自速其敗亡耳宋欲取蜀之心爰非一日第無可乘之釁隱忍以至此及得蠟一率兵西討誠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一者故綱目以伐予之

易曰田有禽利勸言宋人得之矣

廣義

蜀主奢侈甚而又任非其人雖欲不亡不可也况乎蠟書之敗太祖寧無辭乎故大事伐蜀者其光明正大氣象可見矣非王者之師可乎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太祖乾德二年 三

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砮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劔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

彥儔死之

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派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艦夾攻取

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

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

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弟整衣冠望

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役數日尤義得其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

發明蜀自被兵以來其守禦諸臣迎降者有之逃遁者有之求其為若死義者

寥寥無聞獨彥儔力戰不勝身被重創整衣再拜縱火自焚亦可謂明于君臣之道

而能舍生以取義矣故綱目特書死之以著其節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發明 雅樂之音雍雍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神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主

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可謂至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故特書于策以深美之

廣義 大抵治定功成而後禮樂可興蓋樂和而宣暢其情耳故大舜命夔作樂而後諸臣若蓋以此也今觀宋祖纂周以來

不侵北漢則伐西蜀日相尋於干戈兵甲之間瘡痍未脫樂豈可興雖欲興之皆苟而已不然魯之兩生何以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且以漢祖得國之正而魯之兩生尚爾况乎宋祖篡人之國又非漢祖之比綱目特書曰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者其微意有攸在也

唐主募人為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

化樂大政
女不容廢
其德百年
其說曰
不可廢

宋太祖乾德二年

此崇尚性
理之始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僧僧有罪命禮
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遷小年有口辯者
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
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發明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是則有國
家者當及時勉善用昌厥祚為唐主酷信
浮屠事佛甚謹內出金錢募人為僧嗚呼
陋矣五季之時亂極思治疆敵在外攻取
鄰國獨不念虞亡及號之事耶當此之際
兢惕守邦尚恐弗遑安可他圖為唐計者
以募僧之金錢募天下之豪傑以養僧之
餼廩養天下之英才則仁賢既信國不空
虛宋雖有堅甲利兵謀臣勇將不能南渡

而問鼎矣弗克以此自明而荒唐如是縱
有金城湯池長江天塹奚足為恃哀哉境
事直書足以貽千古之一
笑爾有天下者不可不戒

廣義

嗚呼梁之蕭衍酷好乎佛而餓死臺
城唐之李煜酷好乎僧而為宋所滅
是則佛與僧者亡國之圖也後世之君
有好浮屠者蕭衍李煜傳不可不讀

乙丑 敬德三年 ○ 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

初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得益光言益光東越大山
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宋太祖乾德三年

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源皮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敗骨次超崇韜布障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日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發明

凡書獲賤詞也前韓保正書擒此獨書獲罪昭遠也昭遠輕慮淺謀以挑疆鄰誤君感國弗克效死其罪大矣故交文書獲比同賊者所以誅之也安有自

為都統部領六師而為人所擒勿于滅

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

光義克蜀萬施恩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是蜀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

次魏城蜀主昶降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

宋太祖乾德三年

五

續編

樂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唐儒無識玄喆真同兒戲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家勢不能久請聚兵回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吳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十一也降表亦吳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蜀汴京大雪水主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罪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賜全斌
三軍皆拔
賊矣

發明

易曰弟子輿屍使不當也玄喆素不習武而蜀主使之樂宋是弟子也安能免輿屍之咎乎雖然玄喆蜀之太子家國被兵君父蒙難有人心者便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夫何將兵禦敵至縣而遁可勝誅乎故書遁還以著其苟免之罪國君死社稷在理所當然蜀主偷生忍辱相率降讎所謂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故斥

名而書降以著其不死社稷之罪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廣義 宋之太福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

口之兒况其約漢侵宋以發禍蒙乎被俘于宋豈不宜哉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郪曲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絳州遂作亂劫屬邑眾至十餘萬自號興國

入蜀禁止屠戮平蜀重誦旋師極之將畧見矣

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

愛女及素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眾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

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

遣張廷翰擊之彼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緜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

欲攻成都于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

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

夾城中盡殺之

師殺無罪全斌罪不容誅而不誅之在宋之所不振也

發明

昔武王伐紂謂其民曰無恐寧爾也若崩厥角稽首蓋禁暴誅亂謂之義兵誅君弔民謂之王師全斌等初克蜀邦宴遊怠政子女玉帛縱軍掠之是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民豈不亦運而已乎故綱目不曰兩川而曰宋不曰軍叛而曰亂所以見兩川之亂非其本心由全斌等激之而後亂耳怨在兩川則罪在全斌也然而今年三月兩川軍亂至明年十一月兩川始平則生靈之禍何其慘哉易曰能以衆正可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太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木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

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醑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有不食數日亦死。死車蜀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發明

孟昶故蜀主耳，曷為斥其姓名，失地而名之，比同賤者，欲使有國者兢兢業業，無危溢之行也。前代國君迎降，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待之有加，老死，爛下，然則宋之俗猶厚也。故又書而予之後之亡國之君，書卒者，義與此同。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瑁

廷瑁屯洗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祠之

發明 甚哉南漢主之惡驗也廷瑁以內常侍而為招討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兆民賴之是乃闔寺中之忠臣耳雖有投匿名書之譖當嚴加考究實則誅之否則赦之古之用刑者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慎刑之道貴乎如是南漢主聞譖而殺廷瑁殊無可否乎其間者及士卒擁門訴其無罪而皆不聽悲夫南漢殺廷瑁非得討也不過自壞長城爾用賢之際而反忌賢謂之何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

宋太祖乾祐三年

帝革藩鎮
之弊然宋
之弱實因
于此

雪夜之謀
封樁之積
宋祖不忘
克復燕雲
之志但無
勇決之氣
所以終于
不遂

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
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
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
饑饉之備宋主嘗論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
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于彼儻肯以地歸
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上
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
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常臨觀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置庫議也曷為譏
人主私藏其財而不賑卹下民所以

譏之昔商紂聚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民
有饑色野有餓莩漢之桓靈賣官錢入私
庫而終無益于敗亡宋置封樁以收金帛
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則是公于民而非私
于己者矣此綱
目所以書之也

丙 乾德四年 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

於靜陽○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
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
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
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宋太祖乾德四年

發明

羨餘乃剝民奉君，損下益上，甚非清
朝之令典也。自唐季五代以來，習以
成風，其弊滋甚。與利之徒，往往于常賦之
外，掊刻聚斂，假公營私，獻之者以為廉幹，
而蒙賞不獻者以為闕葺，而罹愆。是以懷
臂側目，爭先為之，噫羨餘之物，豈為地中
所產，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耶？固非漁獵民
財，常賦既辦，而多者則為羨餘，臣受賞而
民受殃矣。豈不深可痛哉！宋主因張全操
之言，即命罷之，可謂能從其善，能革其弊
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四月宋求遺書

發明

興王之君，其謀謨舉措，迥出人表，蓋
由其志在天下，志在斯民，而非鼠竊
狗偷，以輸目前之安。子女玉帛之是樂，聲
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于兵
亂倥偬之日，垂情古典，尤為所難。綱目所
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

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于天下，謂宰
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
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先王言乎！此
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乎！故
綱目特筆于策，垂訓于無窮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宋儒李之盛以此

初宋主將收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十二月宋兩川平

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廉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公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並通使曹翰會仁贍圍賊于嘉州翰棄城而走是夕賊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三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于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援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眾悉平西南諸夷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

韃靼本東北韃靼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丁卯 乾德五年○春正月宋主全斌等有罪

復平兩川仍得間諜之力為將督所宜知

國勢

退

宋太祖乾德五年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處全斌過
于優容

公說自不
可恨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若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秦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發明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必然之理也。全斌、曹彬俱為伐蜀之將，而全斌等貶官，曹彬蒙賞，非厚此而薄彼也。狗名責實，故耳。蜀兵之亂，蓋由全斌等不修紀律，縱軍剽掠之所致。曹彬清廉畏慎，嚴戢其眾，今而一貶一賞，者所以示其勸懲之至。公若縻以罪之，豈舉直錯枉之義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見矣。

廣義

溺于富貴者，全斌等而甘于澹泊者，曹彬一人而已。向非太祖之明安能

致勸懲黜陟之當如是哉。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廉
不下尊以
宜其為以
對也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
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
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
止監軍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
曰義倫可用宋主
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譚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
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
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乃止
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以照姦則百
邪不能蔽其德不明則百邪隨之而
入矣宋主因惑讒言遂忌宿將使非趙普
切諫則重贇遭誅幾不能保於乎宋主號
稱英睿猶且信讒而忌下况亞于宋主者
乎故綱目具官所以表重贇之不失其職
曰罷所以譏宋主之中心不明此綱
目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權衡也歟

三月五星聚奎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
儼善步星曆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
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
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主德之瑞

發明

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而河

出圖洛出書文王修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五代以降

時丁極否否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周寶儼之言信不誣矣

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

抑觀宋祖自得國以來其見善于冊者美且多矣觀其度民田賑諸州視

國學謹刑罰討叛逆求遺書削濬鎮之權置常參之官討亂國則恩及無辜公財利

則除去羨餘與夫求賢才錄功過一皆公平正大之舉是誠帝王致治之大節也書

曰五星聚奎豈非以其和順五行而此休徵自至哉洪範五行帝乃震怒與此

正相反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

卒子克獻嗣

彝興即彝殷也

宋以周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戊辰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

宋太祖開寶元年

宋氏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倅之女也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夫之有婦猶乾之有坤也乾而無坤則化功不成夫而無婦則生育不遂故春秋傳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信斯言矣按之分注宋主元配賀氏卒而繼立王氏又卒而復立宋氏綱目何不書而此獨書耶正名分子始也他日若崩而太宗不成服其罪不言而可知矣其謹微之意亦深切哉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止覆試任子亦偏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與獨喜自
負意同

主德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
依焉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
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
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
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
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
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
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
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
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
朕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
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
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
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
數萬夷
落以定

廣義

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
雲黑龍之事則彼吞卵履跡之兆不
誣而趙宋之興也孰禦况于遵誨不念舊
惡惟結新恩而其量又非凡主之比宋業
之興豈
偶然哉

秋七月北漢主鈞弒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
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
謂郭無為曰繼恩異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
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

皇極經世

宋太祖開寶元年

三

續編

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發明

尹氏曰古人之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五代周太祖立子榮其義亦然故併及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專主于救民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安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困此一邦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民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謂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

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扞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擣其自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繼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

劉約以輕
子致

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發明

弒其主者侯霸榮耳、曷以歸獄于無為、討首惡也、春秋晉趙穿弒其君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况無為跋扈無君、繼

發明

恩欲逐而不能決、陰授其黨、以弒其君、雖能檢屋殺霸榮、原其情、誠恐姦謀呈露、亟

發明

殺之以滅其口耳、豈真能聲罪致討、而殄厥渠魁乎、然無為眾議而立、繼元者、特

發明

因其幼冲、易制、而可以擅其權焉、亦非合義也、故綱目變文、益書郭無為弒其主、所

發明

以正名、分植綱常、而誅亂臣賊子、于既薨

發明

之後、其旨嚴哉。

廣義

分誌載北漢殺君者侯霸榮也、綱目何以書郭無為弒其主哉、曰昔者趙

穿弒君、而董狐歸獄於趙盾者、以其凶不出境、而返不討賊也、而况造意者哉、綱目

歸罪于無為者、春秋誅首惡也。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圍柏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

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發明

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故曰三代之師、若時雨、且因人之喪而伐之、不

仁乘人之危而伐之不武。北漢主少國危，權姦弒逆，宋主能於是時聲大義於天下，興師弔伐，斯為合宜。夫何舉無名之兵，入他人之國，見其喪而不矜，聞其危而不恤，尚可以一視同人目之哉！故下書契丹救北漢者，所以美夷狄而罪中國也。其貴義不貴功之意，切矣。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自共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飲財賄，宋主怒叱之。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關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

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樵烈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宋主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

長矣
其言

自盜兩
宋太祖開寶元年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麟卽奔赴至
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鞠之無
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麟姦狀上告無爲怒
并超斬之以滅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
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
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
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旣而曰古禮不
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宗和峴請遵唐故
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
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賜赦以爲常制

不似帝王
語

廣義

考之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
大夫祭以大夫此爲公制禮之格言萬世不
刊之典而聖人稱之以垂教後世者也烏
有子孫富有天下而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禮邪宋主此舉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
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
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
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
錡錫最賢行繼元聽羣小
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歿

發明

北漢主斥其姓名何正名定罪也臣
法所必誅無時焉而可恕也前郭無為以
臣而弑君今劉繼元以子而弑母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絕矣未聞絕
三綱而可以長有其國者世道日衰彝倫
日壞哀哉故綱目斥
名書弑以著其罪

唐主立周氏為后

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
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
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
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

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
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
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
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倖多為
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
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遠太子太保徐
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指多自澄心堂
出遊從子元祐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
地

發明

列國之立后未嘗書而此特書何正
彝倫也周氏故后之妹唐主先與私
通因后卒而冊立之夫婦之道乖矣曲禮
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安可以君臨億

通鑑綱目卷之... 七十四

兆乎故特書譏之

已開寶二年○是春二月契丹弑其主元律

于懷州

契丹主觥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值鷲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盟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弑之

發明

綱目於契丹未嘗書主此書主何亦正名而定分也元律雖云酋長是亦

夷狄之主耳君臣之分不以夷夏而有間苟以夷夏而問焉則亂臣賊子將肆其欲而無禁矣故特書契丹弑其主所以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綱目誅亂討逆之旨嚴哉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

通鑑綱目 卷之... 宋太祖開寶二年 續編

馬氏北漢 為所困 編野史

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紫戰敗而逝
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
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
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
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眾心
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發明北漢弑君弑母不為無罪宋主自將
何不書以討伐而書擊耶誅心也宋
主是舉不過利其土地恣相攻擊耳非因
彼有罪而與弔伐之師也故不以討有罪
之例予之昔宋罔長葛春秋譏之傳曰圍
者纒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
途書圍所以惡之耳胡是而觀則詞嚴義
正此其所以為綱目而非常史所可彷彿

也歟

契丹耶律賢立

賢小字明辰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帥甲
騎十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兀律曰
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
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發明契丹兀律被弑則書主今律耶賢則
斥名書立比同賤者正其夷狄之名
不得齒於中國諸侯之列所以謹華
夷之辨嚴內外之防也後皆倣此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皇極經世一宋太祖開寶二年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大原使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歿，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王出降，宋王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遂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發明

春秋莊八年秋，師還，傳曰：「書師還，譏久役也。」宋主輕舉大眾，妄動久役，圍

漢不下歷三月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
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所以著勞民毒衆
之罪爲後戒也綱目王道
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大抵兵貴有名向之伐蜀也以有蠟
書爲辭若干漢則未聞其有何辭也

特憾其與李筠會師耳故綱目前書侵漢
此書曰引還者以見師以曲直爲老莊而
此舉則曲在宋矣故師不期老而自老
也故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之謂也

北漢郭無爲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
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

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
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闖入衛德貴告其事且
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
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發明 無爲大逆不道在王法之所不原抑
且欺君賣國屢欲謀叛其罪甚矣分

汪以殺之爲文綱目變文直書伏誅畧無
少恕所以誅亂臣討逆賊而爲萬世綱常
之計豈淺淺哉故曰
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無爲弑君之賊也去其官而書伏誅
者正各定罪深予北漢討賊之義也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太祖開寶二年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閹閹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于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發明

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固由于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廢耳宋興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何因其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胡氏多美之臣獨以為不然宋主盃酒之釋兵權一言之罷藩鎮雖于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而上之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節鎮歷履艱危冀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或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罷為昔周得天下而封諸侯享年八百秦併列國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此無他仁不仁之異爾然則祚力安可尚耶故綱目不曰王彥超等

罷而曰罷王彥超等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庚午開寶三年○是春正月契丹遣北漢使者

劉繼文等歸

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糧而劉繼文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文繼文等久留契丹後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卜屏凡

發明 書徵何子宋也書處士何子昭素也求聞達其志尚矣及宋主聞名而聘召錫以殊禮加以美官可謂出處得其正者回視奔競之徒昏夜乞哀驕人于白日者豈可比有而彷彿哉

夏四月朔日食○宋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宋

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發明

欲觀其國之興衰先觀其政之善否宋自夏徂秋善政多矣如除河北鹽

禁如省州縣官增其俸如詔修前代帝王陵繼書于策不一而足者何蓋除鹽禁所以便民省官增俸所以養廉修帝王陵所以存厚皆表表之善政五代以降絕無而僅有者宋能行之其治國之政優矣故備書以予之

廣義

宋太祖恩及前朝朽骨視他人取天相去也嗚呼延祚三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豈不宜哉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

不
至
師
去
也

通鑑綱目

宋太祖開寶三年

二

續編

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
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
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及聞
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盡
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
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
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
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驪舟岸側
邊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兵卒起
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
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音順流趨
廣州南漢主憂迫討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
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
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 援往連

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廣義

或曰宋於蜀曰伐於北漢曰侵則固
聞命矣若於南漢則未嘗見其有辭
而書曰伐者何哉曰南漢之罪不容誅矣
何謂無辭觀其窮奢極慾殺人如草菅此
固天吏之所當伐也况宋主德政大修正
于時之天吏也且其答書唐主言其不恭
其可伐之罪亦甚明矣書曰伐
者此固書法之當也夫何疑哉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
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

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塞，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

敗之遂拔韶州

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至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

遂大敗，承渥僅以才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張開韶破，躬蹙不知為計，始令整虜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驍統軍六萬屯馬遷，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發明

欲觀國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劉鋹昏庸羣小用事，龔澄樞以欺誕而寵擢，潘崇徽以忠正而廢棄，邵廷培以直亮而誅夷，李澄渥以柔佞而進用，然猶未也。佞彥柔以巽懦為將帥，郭崇岳以庸才為統軍，劉鋹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無不然。是以政事安得而不紊，國家安得而不亡，故綱目于宋興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師而曰伐所以罪漢而予宋也其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北漢以僧繼顥為太師兼中書令

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宮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發明

昔後唐用伶人為刺史綱目譏之蓋成湯立賢無方固亦有焉未聞無藉孽子為大臣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北漢亡國之本

辛未 宋開寶四年 ○是歲宋滅南唐 春二月宋潘美

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隆

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眾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舶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舶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淮奉表請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淮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疲之餘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太祖開寶四年

南漢之亡
以戰而死

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延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延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鏐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榛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克賀昭拔韶州克廣州勢如破竹無與敵者南漢之無一人可知矣及宋師臨境南漢君臣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乃相率迎降恬然無耻於乎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効死者義也縱不能遷國以圖存獨不能守正而効死乎夫何偷生苟免服為臣虜使社稷為墟生民塗炭豈不深可惜哉若鏐者難平免於春秋之責矣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太祖開寶四年 續編

是主德 怨待劉銀

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

發明

嘗觀易之噬嗑，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聖人發其義於繫辭，以小懲大，誠為小人之福。至于上九，荷校滅耳，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以荷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南漢宦官之禍，不幸類是，妨賢病國，欺君虐民，南漢苟有英明之主治之於微，而如履校滅趾可也。夫何其勢浸盛，凶焰燦人，以至

社稷為墟生民塗炭正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尚何說之有哉宦官恣橫漢不能誅而宋誅之張獨無愧于心耶故綱目直書宋誅南漢宦者其所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垂戒深矣疾惡嚴矣

廣義

觀今注載宋主待張之事則知其豁達大度出于天性然也所謂帝王自

有真其美可勝言哉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

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僮仆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

宋主善之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

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

借此以進
謝向其婉

示優容亦以示精明

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禮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發明

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此何以書預焉不知守國自貶以求媚于人其衰王魯甲先祖甚矣書唐貶國號曰江南其衰之也其與戰國衛貶號侯貶號君其義同耳觀者詳之

廣義

史稱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為可受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之君臣皆服其偉度臣則以為不然密賚者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何其所賚者如遺普之數焉噫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足以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河決澶州

東漕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宋太祖開寶四年 續編

普、閻者不即為通、怒怒而去、普中是憾之竟坐法誅殺其尸于河

發明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乃理勢之必然也、故豕立、伯有之事、偏見于春秋之

世山崩川竭之應、每生於戰國之時、值斯之際、天下未一生民未寧、災異之來必矣、然澶州乃宋地、曷不書宋河決澶州而槩書河決澶州、災在天下也、若止書宋、則是天之警省、豈止于宋而已哉、綱目之為斯世、惜亦深切爾、如春秋書梁山崩、同意

壬申 宋開寶五年 鎮

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

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頌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錫殺仁肇。

仁肇亡身
何國難辨
其謀而不
用可惜

發明

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既畏宋之
侵伐，貶號稱臣，事之甚謹，殊不知徒
示削弱，何益之有。苟偷目前之安，曷若自
彊其國。春秋吳信讒而殺伍員，戰國趙被
間而殺李牧，楚項羽被間而不用范增，南
史宋被間而殺檀道濟，此皆昏君闇主之
過。通患不旋踵而國為他人所滅矣。仁肇乃
汲江南之人傑，觀其深謀遠慮，迥出人表。苟
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亡。夫何因
宋之間，遂煬殺之。於乎，抑不知宋之所憚
者，仁肇耳。仁肇既誅，則江南長城已壞。雖
欲久有其國，焉可得哉。殺非其罪，故書殺
而不加罪。其官

廣義

李煜之有仁肇，項羽之有范增也。太
祖之間，李煜、陳平之間，項羽也。項羽
亡於漢，高李煜亡
于宋，祖一轍矣。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發明

災異頻仍，董子以為天心之仁愛，故
逆賊風雨，足以致黃龍之治。平景星
慶雲，足以致開元之稅。駕能脩其德，化災
為祥，不能修德，災異之來必矣。綱目自庚
申至于壬申，十有三年，而書日食六，河決
二，大雨一。當時之君，未嘗見其有省已責
躬之實。惟此書大雨河決，而宋主出宮人，較
諸列國，則宋亦庶幾焉耳。故特書以予之。

○秋九月朔日食○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

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癸未開寶六年○是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

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遷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發明

綱目于宗訓恒書名此書姓何罪之也不能自彊挈國授人故斥其姓名

比同賤者絕之之詞也然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十四年矣書宋人葬之何予宋人也綱目予存厚苟有禮于先代必以國書之書謚恭帝何所以重予宋也此固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廣義

書曰人者惡之也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

勤子取士
是主德

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
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
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發明

欲得乎真才、須構于遴選、宋主前命
覆試貢士、則其惓惓
于求賢之意、切矣、豈不曠古而
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分注備載宋主覆試之事、其英特
蓋可見矣、宋之得人、豈無自哉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
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
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
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
謀吳處珩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
處珩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
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
璉靜海軍節
度使加封爵

發明

古人于取舍之際甚明而後人則惑
之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交州中國之地
不幸而陷於逆豎之籍地相推據僭號稱

宋太祖開寶六年 續編

王誠天討之所宜加也茲因入貢遽錫封爵則是取而不取不當與而與之均失之矣遂使中華故地流入蠻荒迄于今而未復可勝惜哉綱目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徽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下

海唐白金
越瓜子金

廣義

抑考趙普周之滁州判官也及事太祖謀謨贊畫言聽計從他人卒未之

及夫何不自揣量受賍無耻卒至于敗果何心哉噫士之守節猶女之守身也女之失身者雖潔不足以為潔况不潔哉士之失節者雖廉不足以為廉况不廉哉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普之謂乎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
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盧億可為
賢父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己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中書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其敗幸也

發明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起復張茂宗綱目譏之尹氏曰苦死不可以處內穢

經不可以吉服擗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飲粥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書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不惟瀆亂喪服之制而亦陷人於罪道不

孝之地宋主乖僻若此尚可與論人道乎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壽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北漢主以私憤而殺繼欽其惡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

宋太祖開寶七年

三

續編

官所以罪非
漢失政刑也

開寶七年○是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

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

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代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

不殺
真王者之

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棗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

發明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然則行師之道貴乎老成之人否則必致輿尸之凶矣宋主以曹彬廉慎命征江南可謂師之長子其攻戰圖取不嗜殺人之心見焉然江南何以書伐宋諭入朝而不從有謂之可執也故又書伐以予之

廣義

江南無罪書曰伐者尊中國也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

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疆徧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

走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

樊若水造
浮梁濟師

水共

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
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
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
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
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
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
成不差凡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
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
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
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林真領步軍萬人同逆
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
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
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

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
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發明 江南危如壘卵正當選將練兵以決
亡必矣直書敗
走交罪之也

宋始修日曆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
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虛多遜專其職

廣義 分注云命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鳴
呼斯處若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

觀國史者
豈不多哉

